联合国 S/PV.8529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四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八五二九次会议

2019年5月20日星期一下午3时举行

纽约

主席:	查尼先生	(印度尼西亚)
	比利时	贝克斯廷·德布伊茨沃夫先生
	中国	马朝旭先生
	科特迪瓦	阿多姆先生
	多米尼加共和国	辛格·魏辛格先生
	赤道几内亚	恩东·姆巴先生
	法国	德拉特先生
	印度尼西亚	霍伊斯根先生
	科威特	奥泰比先生
	秘鲁	梅萨-夸德拉先生
	波兰	弗罗内茨卡女士
	俄罗斯联邦	涅边贾先生
	南非	查巴拉拉女士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艾伦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科恩先生

议程项目

2014年4月13日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2014/264)

19-14553 (C)







下午3时10分开会。

通过议程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希望就临时议程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德拉特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法国反对通过本次会议议程。俄罗斯代表团请求我们专门在今天，即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先生通过透明的选举进程宣誓就任乌克兰新的民选总统这一天，举行公开会议讨论立法将乌克兰语作为国语的问题，这显然不是为了促进解决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危机。

法国支持将乌克兰危机作为一个项目保留在安理会议程上，但我们认为，身为冲突一方的俄罗斯不事先通知就要求举行会议，将使我们无法进行深入讨论，最重要的是，这显然是为了给乌克兰新总统制造麻烦。4月25日颁布、并将于7月16日生效的乌克兰语地位法的紧迫性比不上顿巴斯人道主义和安全局势的紧迫性。安理会应继续关注这两个问题，我们继续期待就此采取具体行动，因为数百万乌克兰公民的生活有赖于此。语言问题应该根据已经作出的承诺来处理，包括停火、撤出重型武器、脱离接触、恢复乌克兰政府对边界的控制、实行权力下放、外国武装部队撤离和解散非法武装团体等承诺。

今天我们期待的是，俄罗斯能怀着真正开放的态度与乌克兰新总统进行对话。就在今天上午，乌克兰总统在基辅的就职演说中谈到，恢复和平是他的主要目标之一。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安理会主席没有对六个代表团推迟本次会议的提议作出回应。有鉴于此，法国反对通过会议议程，并呼吁安理会成员投票反对举行会议。

霍伊斯根先生（德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们正在就这个问题与法国进行非常密切的合作，我谨表示支持我的法国同事刚才的发言，并表示德国也反对通过你刚才宣读的议程项目。

科恩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正如我们向安理会其他成员表明的那样，我们与法国和德国一道，认为没有必要进行这次通报。我们认为，俄罗斯请求召开这次会议显然是企图转移对乌克兰今天和平、民主地移交权力的关注。美国祝贺泽连斯基先生今天就任乌克兰总统。我们期待与他合作，并欢迎他明确承诺促进民族团结。因此，美国与我们的同事一道敦促安理会成员投票反对通过这一议程。

涅边贾先生（俄罗斯）（以俄语发言）：我首先谨提醒我的法国同事，俄罗斯与乌克兰没有冲突。乌克兰国内发生了冲突，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关系也出现了危机，这是乌克兰前领导人造成的。法国代表所说的那种冲突并不存在。如果他继续重复这一说法，我会继续提醒他。第二，我们讨论的法律是在5月15日，而不是4月25日批准的。这项法律于4月25日由乌克兰最高拉达颁布。

俄罗斯联邦要求召开这次会议，是要讨论乌克兰即将离任的总统彼得·波罗申科5月15日签署的一项法律，它将确立乌克兰语作为该国国语的地位。这项法律确实要到7月中旬才生效，而且它的一些规定还需要好几年才能生效。然而，这并没有改变它的本质。因此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今天预先给出对这项法律的意见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我们坚信，该法律直接违反了履行明斯克协议一揽子措施的精神和文字，安理会曾通过第2202（2015）号决议及其2018年6月的主席声明（S/PRST/2018/12），批准和支持这些措施。因此，我们所说的是违反安全理事会决定的问题。

可能在一些人看来，在乌克兰武装部队每天炮击和平的顿巴斯公民以及基辅不愿持久停火、不愿立法规定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部分地区的特殊地位、不愿完成囚犯交换等背景下，违反明斯克协议中关于语言问题的规定并不那么严重。然而，当前该问题的重要性远远超出这项乌克兰法律的范畴。我们要指出，一揽子措施中直接规定语言自决权并

非偶然。如果我们仔细思考一下，会发现语言问题正是2014年引发乌克兰分离倾向的原因。

众所周知，乌克兰“广场”当局最早的决定之一就是废除2012年8月10日生效的、官方名称为“国家语言政策原则”的俄语地位法。正是在这一决定之后，乌克兰东部地区人民对广场事件无声的不满开始转变为维护其民族和文化认同的斗争。换句话说，语言问题是乌克兰内部冲突的一个根本原因。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必须向乌克兰新领导人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即必须确定一条包容的道路，目的是团结乌克兰人，而不是分裂他们。毕竟，一个团结的社会是持久政治解决的最佳保障。据我们所知，这是乌克兰新当选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今天在就职典礼上表达的核心信息。然而，目前这还远远不是每个人的看法，民族主义者要求废除俄语的呼声一如既往地响亮。

我们希望，主管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副秘书长斯玛丽•迪卡洛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少数民族事务高级专员兰贝托•赞尼尔将诚实、客观地评估波罗申科先生的绝唱以及他为解决乌克兰东部问题而采取的行动和计划可能产生的后果。

我们知道，并非所有在座的代表团都渴望举行今天的会议。我谨提醒他们，一个月前（见S/PV.8516），当有人提议我们讨论普京总统签署一项向顿巴斯公民发放俄罗斯护照的方式的法令时，俄罗斯代表团并未反对，尽管这一问题严格说来属于我国内政，与各方履行明斯克一揽子措施规定的义务无关，随后的讨论也雄辩地表明了这一点。我们坚信，每一个安理会成员都有权将其认为可能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的任何问题提交安理会审议。今天拒绝进行这种讨论不仅是双重标准的严重例子，而且还会损害安全理事会的权威。

弗罗内茨卡女士（波兰）（以英语发言）：同我们安理会的许多同事一样，我们对俄罗斯联邦要求今天就乌克兰问题举行会议感到惊讶，因为我们坚信，俄罗斯对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略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直接威胁，而乌克兰合法当局将一项法案签署成为法律，却不是此种威胁。同安理会其他成员一样，波兰反对今天在安理会讨论这一议题。

主席（以英语发言）：鉴于安全理事会成员的要求和评论，我打算将临时议程付诸表决。

安理会准备就今天会议的临时议程进行表决。我现在将临时议程付诸表决。

进行了举手表决。

赞成：

中国、多米尼加共和国、赤道几内亚、俄罗斯联邦、南非

反对：

比利时、法国、德国、波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

科特迪瓦、印度尼西亚、科威特、秘鲁

主席（以英语发言）：临时议程获得5票赞成、6票反对、4票弃权。临时议程因未能获得所需票数而未获通过。

我现在请希望在表决后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涅边贾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们深感遗憾的是，一些代表团在我们于安全理事会讨论乌克兰问题时仍然表现出双重标准。在我们看来，很明显，他们对这个问题感到不快，因为他们没有机会为他们在基辅的门徒开脱。对数百万乌克兰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的严重侵犯已经十分明显。

我们不能接受我们听到的说法，即各代表团需要更多的时间对该法律进行研究。这些都是骗人的把戏和借口。乌克兰法律的案文已经存在，并自去年秋季以来一直可公开查阅。它威胁到基辅履行明斯克协议规定的义务的能力，这一事实早已众所周知，这就是为什么一些政界人士和国际官员已经

谈到了这一点，其中包括赞尼尔先生，他被邀请参加今天的会议，尽管这个问题直接属于他的职权范围，但他现在显然不能表达他对该问题的立场。更不用说，欧洲委员会部长理事会已于5月2日讨论了这项法律。

还极为令人费解的是声称这项乌克兰法律没有翻译成英文。我不记得就在普京总统签署向顿巴斯居民发放俄罗斯护照的方式的法令之后的第二天，安理会在准备讨论这一问题时，有谁发表过类似的评论。那么，这些成员是如何找到解决办法的呢？他们难道是在批评一份他们甚至没有读过的文件吗？问题似乎在于语言与安全理事会之间存在何种联系。这是个直截了当的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提议召开这次会议，因为最高拉达和带着耻辱离开的卸任总统彼得罗·波罗申科的最新举动，直接破坏了第2202（2015）号决议核准的明斯克协议的精神和文字。事实上，语言权利问题是导致乌克兰失去克里米亚和引发顿巴斯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

5月15日，波罗申科先生对他的继任者又耍了一个肮脏的把戏，签署了一项法令，使确立乌克兰语为乌克兰官方语言的法律生效。此前不久，最高拉达颁布了该法案，拒绝了大多数修正案，旨在以某种方式给这部民族主义“杰作”披上文明的外衣。这项法律违反了乌克兰自己的《宪法》，违反了基辅必须保证尊重少数民族权利的许多国际义务。这一举动令讲俄语的乌克兰公民极为担忧，他们在最近的总统选举中断然拒绝了现已成为乌克兰前总统的政策，这位前总统人为地煽动并培植对俄罗斯的敌意。我要指出，几乎每个乌克兰公民都懂俄语，说俄语。根据最保守的估计，俄语是超过三分之一的乌克兰人的第一语言和母语，实际数字则更高。顺便提一句，这包括前总统和新当选的总统。

尽管过去五年来，独立广场当局一直努力让公众乃至个人摒弃俄语，但它们没有得逞。这一事件对该国南部和东部地区的居民来说是特别敏感，他们并没有放弃希望，即在所谓复兴的乌克兰生活，他们能够保持自己的特性，继续用俄语教育子女，并在日常生活中以及在国家和市政机构中用俄语进行交流。生活在这些地区的乌克兰人通过投票支持泽连斯基先生明确表达了这些希望，他与即将离任的国家元首不同，不怕说俄语，正如他在今天的就职仪式上所表明的那样。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提醒安理会成员考虑将其发言限于程序性问题。

涅边贾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泽连斯基总统今天在就职典礼上明确反对基于语言在乌克兰社会中制造分裂的企图。反对俄罗斯语言和文化的斗争以及破坏这两个兄弟国家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愿望成为即将离任的基辅政权的标志。

独立广场当局政策的基础是彻底拒绝一切带有俄罗斯色彩的东西以及一切与俄罗斯有共同之处的东西。他们拒绝承认我们单一古俄罗斯之根的共同起源，拒绝承认基辅是俄罗斯各城市之母，指责我们窃取和篡夺乌克兰历史，声称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事实上并非兄弟，而是完全不同的民族，乌克兰在俄国的占领下生活了几个世纪。他们诅咒苏联政权，我要指出，正是苏联政权建立了乌克兰目前的边界。我们听到了乌克兰所谓的历史学家关于古代乌克兰人起源的欺骗性理论，据说古代乌克兰人起源于45000年前，比所有古代文明——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克里特-迈锡尼文明、印度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等等——都更加古老。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时，我们不禁笑了，认为与我们打交道的是民族主义渣滓和边缘人物。今天，许多此种想法是基辅政府和社会科学机构的官方意识形态以及历史和哲学理论。

2014年，最高拉达中民族主义成员的一些仓促决定和声明引发了克里米亚的离心倾向，导致了与俄罗斯统一的全民公决。独立广场当局不愿意与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人民进行对话，这两地人民要求举行听证的呼吁遭到子弹和炮弹的回应，这是当前顿巴斯内战的主要原因。

艾伦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安理会已经就是否为这一议题举行会议进行了表决，我们知道了结果。没有就这个问题召开会议。俄罗斯联邦代表不是在就投票作出解释。他是在对一次没有举行的会议作实质性发言。主席先生，他这样做是对安理会和你刚才给他作为的裁决的不尊重，你要求他仅限于程序性问题作发言。因此，我请你确保俄罗斯代表遵守安理会的规则，将他的发言限于解释投票，而不是对没有举行的会议进行实质性发言。

涅边贾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要向我的英国同事提出一个言辞性的问题。他以何种标准来判断我的发言是实质性发言还是解释投票的发言？主席先生，我认为这是对投票的解释，我请你作出裁决，允许我作完我的发言。

主席（*以英语发言*）：俄罗斯联邦代表可以继续发言。

涅边贾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一旦这项新的法律生效，讲俄语的乌克兰人必须面对的是什么情况？让我直截了当地指出，他们将面对的是社会生活被迫完全乌克兰化。在短时间内，他们只能在私人谈话和宗教仪式中使用俄语。负责保护国家语言的专员具有广泛的控制职能，他将监督法律的遵守情况。他将被允许要求作出内部努力来遵守既定规则，干预社会组织和政党的活动。那里将会产生一个严苛的制度，对违反法律的行为进行严厉的行政罚款。关心一个国家的主要语言是任何国家政府的责任，但让我们直言不讳。乌克兰眼下发生的是一场语言裁判。

安理会成员可能认为这很正常，但这种情况不适用于讲俄语的乌克兰人。它正在给我们邻国恢复稳定和社会团结的所有努力中安置一枚定时炸弹，乌克兰新总统多次呼吁这样做。我们认为，必须提请安理会的同事注意乌克兰正在发生的事情，安理会基本上是明斯克协议的担保者，负责确保所有各方遵守其各项措施。这是因为所涉及的措施直接违背了履行明斯克协议一揽子措施的第11段以及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各地居民的语言自决权。不到一个月前，本会议厅里的每个人都在批评俄罗斯总统提出的向这些地区居民授予俄罗斯公民身份的简化程序的决定（见S/PV.8516），尽管这一决定丝毫没有损害明斯克协议。今天，我们面对的是对这些协议的直接攻击，而不是猜测的攻击。

此外，这项新的法律还标志着基辅不再履行一揽子措施规定的其他义务，如关于援助东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8段和关于禁止因顿巴斯事件迫害和惩罚个人的第5段。但该项法律也公然违反了乌克兰自己的《宪法》，特别是第10条第2部分，该部分规定乌克兰保障发展、使用和保护俄语和乌克兰少数民族其他语言的自由。第11条规定，政府将协助发展乌克兰土著人民和少数民族的族裔、文化、语言和宗教特征。第22条规定，颁布任何法律或改变现有立法都不应减少权利和自由的内容或范围。第24条规定，公民享有平等的宪法权利和自由，在法律面前平等，包括语言平等。此外，新法律还违反了乌克兰少数民族法第6条，该条规定他们能够在国家教育机构中接受母语教育。我还应该指出，乌克兰这项法律没有提交威尼斯委员会评估，也不符合欧洲的基本标准。

很有意思的是，我要利用这一机会来问一下我们的比利时同事，如果布鲁塞尔出于某种原因突然决定在他们的国家禁止法语或佛兰德语，他们会有什么反应？巴黎或海牙的人们会对此作出什么反应？如果德语突然在瑞士被取缔，我们的德国同事会作何反应？想象一下，如果瑞典语在芬兰被禁止，那里大约有10%的人口说瑞典语。我举这些荒谬的例子是要让安理会能够充分理解乌克兰讲俄语的民众现在的失望和关切程度。颁布这项法律是乌克兰实现和平和社会礼让的一个障碍，导致乌克兰人民的过度两极分化，更不用说对于一个已经宣布希望达到欧洲最高标准的国家来说，这种步骤是不可接受的。

在这种背景下，更可以理解的是，为什么克里米亚人作出了重新加入俄罗斯的历史性选择，从而保留了使用俄语的可能性，俄语是该半岛绝大多数居民的母语。顺便说一句，乌克兰语和克里米亚鞑靼语也是克里米亚的官方语言，这些族群的代表，无论人数多少，保持其身份都不存在问题。

我提议，我们对乌克兰法律及其规定的语言裁判作坦率、公正和公平的评估，目的是防止乌克兰社会和政治局势进一步恶化，乌克兰目前的局势将在全国各地、而不仅仅是在东部地区造成真正的国内对抗风险。

最后，尽管我们今天没有在安理会充分讨论这个问题，但我们并不觉得失望。安理会成员们试图不允许进行讨论，这再次表明他们在安理会讨论乌克兰问题方面的虚伪态度，因为他们经常召集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他们认为，他们的乌克兰门徒会发现今天会议的主题令人不快，会议结果清楚地突出表明即将离任的乌克兰政府的真正目标，即在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之间播撒敌意，将两个兄弟民族进一步分裂开来。因此，他们再次向全世界证实，他们对乌克兰和乌克兰人并不感兴趣。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地缘政治目标和给俄罗斯造成更多痛苦的能力。我衷心感谢他们如此清晰地展示了双重标准。

贝克斯廷·德布伊茨沃夫先生（比利时）（*以法语发言*）：比利时被迫投票反对通过今天的议程。出于两个原因，我们多次呼吁将今天的会议推迟几天。首先，我们缺乏有关该项法律的信息，我们希望各代表团能够尽可能做好准备。第二，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乌克兰新总统今天就职。我们不认为在他就职当天举行通报会会创造有利于恢复对话的气氛。我们感到遗憾的是，这些想法没有得到考虑，这导致我们投票反对今天举行通报会。

马朝旭先生（中国）：俄罗斯常驻代表的信S/2014/264是安理会的议题。俄罗斯作为安理会的成员，要求安理会在该议题下举行会议，并就会议的时间提出建议，这符合议事规则。因此中方支持本月轮值主席印尼今天下午召集会议的安排。我们对会议未能如期举行表示遗憾。我们希望安理会成员能够相互尊重，保持团结，有效地履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责。中方在刚才投票中投了赞成票是基于以下三点考虑。

第一，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一贯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尊重包括乌克兰在内所有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第二，中方认为，有关各方应该全面落实安理会第2202（2015）号决议和新明斯克协议，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积极寻求乌问题全面、持久、平衡的解决方案。乌局势有着复杂的历史经纬和现实因素。中方支持有关各方在考虑和兼顾乌各地区各民族合理关系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和谈判，尽早解决有关分歧，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最终解决方案。

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我们认为，安理会应该发挥建设性作用，为有关问题的妥善解决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推动乌克兰实现和平、稳定与发展，实现乌各民族和谐相处，乌克兰与地区各国的和平相处。

查巴拉拉女士（南非）（*以英语发言*）：我们在一致性基础上，支持关于召开本次会议的请求，因为以前也同意其他代表团提出的就它们认为紧迫的重要事项举行通报会的请求。我们支持召开这次会议还因为乌克兰问题已列入安全理事会议程，并且暂行议事规则第2条规定可召开这样一次会议。

关于今天提请我们注意的问题，南非继续鼓励所有各方强化一切外交努力，避免紧张局势升级，并努力在合作与对话的基础上找到包容、可持续与和平的解决办法。我们要鼓励所有各方本着妥协的精神进行对话，以便推动这一进程。我国代表团谨重申，不执行现有协议将令人遗憾地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在这方面，我们强调各方均有义务充分履行各自根据明斯克协议作出的承诺，这些协议为和平解决目前的敌对行动，包括乌克兰东部的敌对行

动，提供了最有希望的路线图，并有义务促进边境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事业。

霍伊斯根先生（德国）（以英语发言）：我要回应关于我们采用双重标准的指控，并指出我们在这方面的政策非常前后一致。正如我的法国同事早些时候所说，我们不反对这个议程项目，我们只是想推迟会议。我们为什么要推迟呢？因为今天是泽连斯基总统就职的日子。但是俄罗斯坚持今天举行会议。

回到我所说的一致性，俄罗斯是非常一致的。俄罗斯的做法非常前后一致，因为就在泽连斯基总统赢得选举之后，作为欢迎的第一步，俄罗斯宣布了关于护照程序的新法令，并且以一种玩世不恭的举动，在联合国庆祝多边主义与外交促进和平国际日的那一天由总统签署该法令。因此，今天举行这场辩论会，并坚持今天举行，再次符合俄罗斯的一贯政策，即以恐吓行为欢迎乌克兰新总统。

我应当指出，正如我的俄罗斯同事所说，这不是俄罗斯-乌克兰冲突，而是乌克兰内部冲突。然而，我还想提醒各位成员，四年零两个月前签署明斯克协议——今天俄罗斯援引了明斯克协议及其执行——时，已经同意停火，但正是俄罗斯部队在第一天就违反该协议，袭击德巴尔切夫镇，并战斗到该镇被占领。因此，协议从一开始就遭到违反，直到今天，俄罗斯军队及其盟友仍未遵守停火。直到今天，重型武器还没有撤出，而我们知道这些重型武器来自何方。直到今天——我们上次听到这方面的介绍的场合是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乌克兰特别监察团团长阿帕坎先生向安理会通报情况（见S/PV.8516）——俄罗斯在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的盟友仍在阻挠欧安组织观察员的工作，使他们的生活非常困难。

因此，与其在此呼吁执行明斯克协议，我认为俄罗斯应把重点放在自己身上，并确保其盟友实际执行明斯克协议中的规定——实现停火，撤出重型武器，并允许欧安组织特别监察团切实履行职责。也许有一点我们可以同意，即重返明斯克协议和诺曼底形式会议，并取得真正的实质性进展。但是，只有俄罗斯及其盟友实际遵守停火，从应该撤出的地方撤出重型武器，并允许欧安组织特派团开展工作，才能取得这一进展。

弗罗内茨卡女士（波兰）（以英语发言）：我们完全支持联合王国代表提出的所有论点。俄罗斯联邦刚才所作的是实质性发言，不是对投票的解释性发言。

主席（以英语发言）：俄罗斯联邦代表要求作进一步发言。

涅边贾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主席先生，我的发言将非常简短。今天，我们目睹有人企图将审查制度引入安全理事会。我们认为这样做无助于在安全理事会保持务实的气氛。这是我的第一点。第二，我不幻想我会成功改变我的德国同事对谁遵守明斯克协议和谁没有遵守协议的看法。他仍然会说，他以自己的方式——显然是通过沙漏的棱镜——看待事物，这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他的视角，尽管沙漏确实已经不在安全理事会会议厅了。

我想问一个问题，做一个评论。这是一个反问句，因为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我想问德国常驻代表，他是怎样在我们的发言中看到了对泽连斯基总统的任何恐吓。也许他没有非常认真地听我们的发言。相反，我们说过，关于我们今天想审议的问题，泽连斯基总统表现出了良好的直觉，并且不仅仅是良好的直觉，还有良好的判断力，而前任总统完全没有这种判断力。

第二，我们注意到几个代表团表达的观点，即今天的讨论时机不对，但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们在适当的时候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保留在安理会认为适当的时机再次讨论该问题的权利。我们认为，该法律生效之时是最合适的时机。我们感谢该项建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以印度尼西亚代表的身份发言。

我们注意到俄罗斯代表团的请求是向安理会提出的。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2条，“主席经安全理事会任何理事国的请求，应召开安全理事会会议。”应安理会不同成员的要求，主席在过往情况中这样做了。

与此同时，我们坚信，只有安理会所有成员都有足够时间考虑实地所有事态发展，安理会的讨论才能做到高效和有效。此外，只有安理会所有成员一致决定继续讨论，讨论才能是有效和富有成效的。

基于这些考虑，我们在对本次会议临时议程的表决中投了弃权票。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理会主席的职能。

发言名单上没有其他发言者了。

下午3时50分散会。